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

續說林四

籲俗林

客謂相國曰天下有三患公知之乎相國曰何謂也客曰累壤土而為層臺洚水之汎濫也層臺崩而壞土不崩何則積隆危之致也由萌蘖而為鉅木振風之凌也鉅木仆而萌蘖不仆何則踰碩大之致也此君髙位而不知戒之患也鄧林之野不與斤斧期而斤斧集焉以其材足利也崑崙之山不與錐鑿期而錐鑿集焉以其寶藏足利也此籲

富盛而不知戒之患也蛛之托於華屋也布網簷楹之隈羅蚊蝱而坐食其中自以為安無虞矣而不知承蜩者已擬其後為其網足以為其也蛭蟥之育於汚澤也食腥飲穢𤏡𤏡然樂也而不知釣者已竅其宮為其質足以為餌也此玩目前而不知戒者之患也夫此三者有一焉猶足以殺身而滅宗而况兼之乎余是以為公戚也相公曰客休矣余乃今盡喻客之旨矣顧上只尺之書乞骸骨於君王辭榮納祿而退耕於草澤之中庶幾其免乎客曰計誠得矣然余懼公為燕市之酒人也燕

而有善酒者沉湎終日無頃刻之醒已而腑臟盡病膚革枯槁去死者無幾所親或規之曰病甚矣無已不將為糟丘之鬼乎其人大窘歸告妻子勅斷杯爵酒至輙推而去之曰無溺乃公為也未幾脣吻焦枯心志悶瞀鬱鬱無以為聊曰有生如此不如死也盍少適焉乃取而小釂已取而大釂卒之沉湎如故不藥以死公誠能無為燕市之酒人也則猶可以免不然吾未見駕之所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享香以為朽常甘以為苦行

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或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乃之魯過陳而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而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尤者焉能解人之迷哉玄真子曰始余誦此言也以為誠寓言也今而後知其不誣也今天下之迷不異一國一國之迷不異一鄉一鄉之迷不異一家哀樂莫之貴也聲色莫之辨也臭味莫之別也是非莫之分也如

逄氏之子者以為不迷而異於逄氏之子者衆以為迷也其孰能已之而又孰能辨之

或問為政之道曰以人治人而已曰何謂曰使少者敬老卑者敬尊斑白者不負戴此以其貴貴之也男遂於耕女遂於織粟帛充牣戶有蓋藏此以其富富之也兵革不興力役以時野無草竊閭閻安堵此以其安安之也猶之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今不惟民莫之求也用其淫威而日擣之毒欲世之治得乎

火之熯也人未之灼也而不敢犯焉以犯之必焦也水之深也人未之濡也而不敢蹈焉以蹈之必溺也此人情之所明也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人情之所蔽也夫知物與不知物者大抵然矣而知賢聖與不知賢聖亦猶之故在畎畝之中未有建樹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既登九五德普化光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聞叩角之商歌異而載之後車禮而用之桓公之知甯戚也必欲諗之於衛賢也而後用之群臣之知甯戚也

夫趨利而避害人之情也安危而利菑則物蔽之也今夫聾者非不愛子也震雷而窺之於庭不知其子之驚也瞶者非不愛身也行而不避衖井不知其身之墮也心之蔽亦猶之羊腸以為坦道陷阱以為清都至於亡身喪家而不之悟也則何以異於聾瞶者哉最其著者分門標榜駢首領而誅夷朝野清談致銅駝之沒棘禍成甘露投屍濁流釁稔凞寧名列黨籍此雖氣運之使然亦人謀之不哲也

百人射招招無不中者招一而已為射之者衆也

百欲戕生生無不傷者生一而已為戕之者衆也知者慎所養而去所害愚者以所養而為所害故安車良馬出入代步以節勞也而或以招蹷也嚼肥飲醇百物適口以資養也而或以腐腸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以悅目也而或以伐性也輕裘厚褥氄幕紅爐以衛體也而或以病熱也故富貴之人多不盡天年以力足以致物也貧賤之人無他患以力不足以致物也力足致物而不以戕生惟君子能之

今有財於此衆共用之則其財易盡也分以與人

則其用必舒也有地於此衆共治之則其地必多蕪也分而治之則其地無弗治也有工役於此衆共作之則課工必遲也分而作之則工之成必速也有牛羊於此衆共牧之則十九瘠也分而牧之則十九肥碩也是何也專則節不專則不節專則力不專則不力勢使然也為政者何以異於是故九官不相兼也十二牧不相代也至周官而大備矣下至甕𦢊庖烹絲枲染采之微川衡澤虞尊彝欝鬯服不硩蔟之細皆有專職也而況其大者乎如其可兼而理也則周公當先為之矣

人知有刃之兵而不知無刃之兵也知有鏃之兵而不知無鏃之兵也刃也鏃也人之所共見也其殺人有定也非刃非鏃有見有不見也其殺人無定也是故諛色兵也側目兵也讒諂兵也訕誹兵也先幾而設阱兵也陽與而陰擠兵也探微而迎合兵也爲文而肆詆兵也匿情而反覆兵也一或中焉鮮有不殺身喪名者矣故曰兵莫憯於志干將爲下

父母之於子無弗愛也業之耕則願賈者不樂業之工則願耕者不樂無均悅也官長之於民無弗

治也寬百姓則吏卒怨縱吏卒則百姓怨無均德也天地之於物無不生也多霖則藝下濕者病多熯則藝高原者病無均利也然則如之何亦曰因才而授業則無棄子矣飭法而申恩則無病民矣雨暘時若則無厲物矣

海東之域洪水為災歲凶民饑盜以虎患縱横衢路攫人于白晝而食之梧丘丈人謀於安丘先生曰患甚矣若之何除之安丘先生曰此易耳不有善搏虎者乎率錢而募焉操利兵機毒矢設陷阱置檕蹄跡跡而捕之蓋不出百日除矣然又有不

易除者則人虎是也何謂人虎恃貴勢逞橫暴傭惡徒奪人恒業攘人貲貨善良則食鰥寡則食老羸則食幼孱則食單子則食道路側目而官司莫敢何問此鄉閭之虎也廉耻盡喪溪壑難盈以師帥之尊行駔儈之術取貨于丞尉取貨于幕屬取貨于吏胥賄之入也奸盗如骨肉其不入也良民為寇讐慫讒繁興而貪暴益甚此郡國之虎也處王左右而屏其耳目把諸司之政柄綱四方之苞苴子弟為姦利而莫之禁也門客夷威福而莫之察也順旨則寵祿驟隆逆旨則禍敗立至讒佞言

張而忠良屏伏此朝廷之虎也夫鄉閭之虎郡國能除之郡國之虎朝廷能除之朝廷之虎惟天子能除之然而紀綱不振則不除政令不一則不除賞罰不一則不除好惡不公則不除不明目達聰則不除豈若利兵毒矢之易易哉是以難也

正之勝不正也猶水之勝火也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物之不格西門豹之沉巫也韓昌黎驅鱷魚之暴也柳河東殄河東之妖也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祀也不正而能之乎

夫禮也者體也人之有是禮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曰理也人所賴以理其身者也過則辱不及則慢僭之非禮也異哉今之為禮者也勢在當道則媚當道勢在有司則媚有司勢在卑幼則媚卑幼乳臭小兒遽欲肴於黃髮新進孺子輙擬革乎公卿宜侍坐也而延之上坐宜降禮也而與之抗禮諛色佞言折節足恭苟以相懽而不計當否施之者無靦顏受之者無愧色一有不然則謂為妄為傲群訕而除誹之非特立之士孰能持之而不變乎自昔三代之禮也有貴貴者有尚齒者有尚德者其在于今則何居乎孟軻氏曰非禮之禮大人弗

為違禮而狥時吾未見其可也昔人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殆今之謂與

嘗讀柳子厚河間傳意其事未必有之今而後知其不誣也夫河間者始亦修絜人也不幸而一中其所欲遂蕩不自檢廣延美少惟恐不遂至死而後已寧復有他顧哉乃今有大吏者以甲第發身亦河間之出於戚里也始也詭跡以盜名亦河間之為潔也不自持也而肆其貪欲取賄於輿胥取賄於吏史取賄於幕屬取賄於丞尉取賄於壓肆取賄於徒囚取賄於犯官取賄於僧道方技多寡

不之擇也是非不之問也此非攫金都市不復見人者哉其猾民相告曰我惟無訟賄入則勝其良民相告曰慎無訟也非賄罔不敗矣跡其穢行與河間何異哉嗚呼大吏之設也本以禁奸今以長奸本以戢貪今以導貪此其於國家何賴焉民今方急視天瞢瞢迄不知天之既定又何如也

久旱之霖人所共悅也而藝高原者尤德之明月之照人所共悅也而行榛莽者尤德之仁德之施人所共悅也而苦虐政者尤德之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

曰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防其溺也

以金求濟溺無弗濟者給之而再溺則不救矣以親假舟車無弗得者敝之而再假則不得矣以美令諭百姓無弗從者朝令而夕悖之則不從矣

債傭者債過多則為愈疾而日愈暮非日之獨暮也傭不給也負重者負過多則行愈疾而途愈遠非途之加遠也力不勝也世有以庸才而當大任以薄德而都高爵債轅敗轍而不知也日暮途窮

而不恤也能無及乎
以人觀人其情難知以業觀人其實立見故觀于稼而農之勤惰可知也觀于蔬而圃之踈密可知也觀于器而工之巧拙可知也觀于牛羊而牧之善憊可知也觀于行而學術之邪正可知也觀于政事而人臣之賢不肖可知也
昔之仕也朴今之仕也華昔之仕也約今之仕也泰昔之仕也勤今之仕也怠昔之仕也務實今之仕也釣名昔之仕也利物今之仕也利身昔之仕也忠君今之仕也誆君昔之仕也喜正己今之仕

也喜佞巳昔之仕也美功業今之仕也美田宅昔之仕也行道學今之仕也講道學

飛蛾之赴火也一赴不死再赴三赴必死而後巳饑蚊之附人也一附不死再附三附必死而後巳貪夫之死利鄙夫之死祿亦何以異於是

治盜者刑盜園圃桃李不若盜犬豕鷄鶩刑盜犬豕鷄鶩不若盜欄廄牛馬刑盜欄廄牛馬不若盜刀劍衣裘刑盜刀劍衣裘不若盜寶貝珠玉此非刑有偏輕偏重也盜愈大則其欲愈侈欲愈侈則其惡愈甚情之所至法斯罹焉至於士人之盜亦

多矣盜貨也盜祿也盜爵也盜權也盜之大小惡之輕重昭然也以盜權罪者千不一二以盜爵罪者百不一二以盜祿罪者十而一二以盜貨罪者往往有之是何以協於情法之衷乎

人有好諛者或告之曰田疇荒矣則怒曰吾傭無弗力也牛馬瘠矣則怒曰吾牧無弗時也曰器什敝矣則怒曰吾工無弗精也游客熟其如此也諛佞百端務諱其意而取啖焉百不一治家日益落所居之室風雨飄搖則翹翹然也或曰是宜葺矣或曰宜新矣不聽諛者曰此皆病狂之言也室方

狂也而何以贋為無已則以丹青黝堊飾之猶然新也歷千百年不曾矣上人大悅行客之言乃鏗鐘擊鼓日徵歌舞以為娛未幾震風凌之棟折榱崩盡室覆壓出者十不一二主人折肱而嘆曰天何不聰不早誅游客之誑也而使我至此極乎古人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何今之人不然乎器求其舊而人求其新凡彝鼎尊罍圭璧刀劍之屬必辨之曰某為夏物某為商物某為周物非此不數於貴富之室得則寶之其購也惟其所須什百千萬無復靳惜即真贋雜售不計也秦

次之漢又次之唐以下亡論焉乃其於人也新進者進狂誕者進巧於沽名者進工於結納者進長於論議者進間有老成耆舊躬歷資深熟閱閻之故閑廟堂之畧無事可以坐鎮雅俗有事可以奠安方隅而乃目之為陳人目之為腐朽率從擯斥曾敝帚之不如也夫漸償僨轅老馬識路物則有然者矣故鬻熊以九十佐聖姜牙以八十興王孰謂老成之可輕棄乎此之謂不知類也明鏡能別妍媸靈龜能知吉凶準繩能定平直以其無私也明於星曆者不能自斷其命精於醫藥

者不能自治其疾工於文章者不能自程其美惡以其有私也

天有明晦地有夷險人有否泰天不以晦而廢其生地不以險而廢其養君子不以否而廢其德區區世俗之患君子所不患也故秦昭之客卿廁中之竄鬼也齊桓之仲父檻車之纍囚也淮陰之列侯胯下之懦夫也梁國之內史待溺之死灰也漢廷之大將軍公主之騎奴也司隸之尊寵客舍之病夫也祝恬大尉之權重召陵之冢主也陳蕃乃若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遷於武安鄭莊晚背

於賓客翟公表怨於書門人情則然又何怪乎利害禍福人心之所同明也其不明者有所蔽而愚也賈人航海中流而遇颶風舟危欲覆其人懼其溺也而自投於水此畏死而愚者也海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未幾驚濤駭浪蛟龍翼而怖之舟子告曰龍欲得珠耳盍沉之其人不忍也剜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其珠肉潰而死此貪利而愚者也黎丘之人惻於幻鬼比其子之來迎也反以爲鬼而殺之此畏鬼而愚者也越坻有患鼠者囓床齧篋竟夕不休其人憾之次骨一日被酒

而歸鼠故百端惱之目不得瞑奮怒而起持炬火四焚之鼠死而廬亦毀倀倀無所歸此積憾而愚者也

魯雎氏問於安丘生曰吾欲致吳之綾蜀之錦越之練晉之組繡東夷之文罽以市於通都何如曰可其利倍蓰吾欲致兖之戈和之干隋之弓矢越之象齒名香秦之狐白裘以市於國中何如曰可其利什百曰吾欲致代北千里之馬於越萬金之劍隋侯明月之珠卞氏連城之璧以市於上國何如曰可其利千萬曰子之所齎裝幾何矣曰黃金

五鎰白金五十鎰安丘生曰嘻子亦聞淳于髡之說乎楚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賫金百斤車馬千駟髡大笑曰臣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齊君乃益裝以行今子之裝猶未滿於千金而所圖者百萬不害也庸濟乎世有挾斗筲之器抱樸樕之才而欲以康濟斯民奠安社稷是何異魯騶氏之為也

梁商死桓帝用其子冀代為大將軍杜喬進諫曰不可夫是所謂城狐社鼠也非社稷之利也夫以

商之權寵勉為欽戢得老死牖下倖矣乃復以冀盖之乎夫冀之為人也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多行非法惡呂放之泄於商也遂殺之以緘口此所謂忍人也又何有於陛下乎如必以椒房之親而用之獨不念利害之輕重乎虎之墨於繫蹄也奮怒躑躅决其蹯而走非不愛蹯也所利在於全身也虺蛇之毒也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非不愛手足也不忍以四肢而亡七尺之軀也今社稷之重豈特七尺之軀而已哉徒以親昵之故而不能斷則繫蹄毒螫且將亡其身矣

卜筮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紿取貲貨十無一驗余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世難矣余欲授子以興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曰汝所願見者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旦暮轉北次言祿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其人逡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莫者金谿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覬之禍未至而先憂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喜於問卜者皆其中有貪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

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顏含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埜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

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黄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黄默然淞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黄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黄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余鄉近有發張即之墓而墓都憲者有發王太守之墓而墓憲副者殷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

吴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來乞食

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云多買田笑汝痴解頭粮長後邉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蓋近来吴中多田之家即僉粮長解戸州司取剥賠償無巳則竄楚禁錮莫可舒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来四方多故征歛無經有田者莫不喪敗豈惟吴中為然哉枚乎以金錢貿易猶不免於禍况於白奪人産者乎而勢家子弟方且紛紛不已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郡中士夫有白奪僧道之産者彼此效尤紛紛不

已無競氏語所知曰予亦聞郎仁寶記蘇城集福菴事乎菴盖南隣尚書吳匏菴東隣知州施膚菴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為匏菴後圃吳曰僧菴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復以為膚菴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翁耶亦辭謝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

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一攊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借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木之折也必以蠹然非有疾風雖蠹亦不折也墻之崩也必以隙然非有暴雨雖隙亦不崩也人之死也必以羸然非有六淫疾癘雖羸亦不死也國之亡也必以削弱然非有奸臣亂政雖削弱亦未亡也

忠信之人可以交神明可以行蠻貊變詐之人刀劍藏於腹內干戈起於舌端知之者遠禍於未形不知者飲酖而甘之此生死成敗所係以判也昔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可為君得志於吳吳王好劍而臣善相劍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於乎使衛君而不悟其不中曾從子之劍者幾希

萬乘之君有寵臣焉竊持太阿揔行威福所自出

爵之祿之所惡則誅之作之亂以為治危以為安以塗君之耳目而君不察也脊脅日甚有進讜言者罪不旋踵趙盛詩扣首出血上書曰君亦知齊國之事乎昔成驩謂齊王曰國亡矣王太仁而太不忍人王曰太仁而太不忍人此善名也國何故亡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於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國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今之寵臣不啻薛公諸田也政亂兵弱不啻齊也可無念乎

士有無才德而微寵於君上者都卿相享厚祿乘軒文駟錦衣玉食揚揚然意得也所知或告之曰子亦知探珠之說乎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驕於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之頷下而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矣今夫祿爵名位國家所以旌有德賞有功者也非是物也而

以奸君之寵此必乘其昏惑而倖竊之者也如其悟也能無選乎

時相以佞道蠱君親為肺附手執大阿口啣天憲生死判於呼吸進退分於顰笑而人之從之也如市或以賄結或以諂投或托為門生或乞為義子以斗筲之器而受鐘石之量以穿窬之智而都丞弼之尊有靦耳目洋洋然意得也一旦鬼疾其奸主怒其罔錮爵褫祿不但已也乃又簿錄其家而誅其子孫諸所黨附之人輕則斥逐重則逮繫甚至殞身喪家踵相接也或以私於玄冥子曰權門

倖户自古有之然未有不敗者也彼朋比之徒豈其弗鑒而甘為之乎玄冥子曰子知夫物乎射干之為草也莖長不過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莫與比崇焉莖非能加長也所托則然也蒙鳩之為鳥也以羽為巣編之以髪而繫於葦苕之上非不固也風之至也苕折巣傾卵破而子死矣所繫則然也今夫寡才凉德之人始也附權倖而竊高位其射干之居山乎繼也恃權倖以為無虞而卒不得免焉其蒙鳩之巣於葦苕者乎於乎世之人其不為射干與蒙鳩者蓋寡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二

續說林五

卜塗林

漢安帝時母后專政五侯用事國事日非仲長統言於鄧騭曰僕有隱于此欲與相國爵之今有鼓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蒂茸乎一莖其下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而逞其榮秀即青松朱桂亦無以自蓄其生枯瘁踵接有牧者過而盼之欲繫則無脩綆欲伐則

無斧斤則將聽之乎隲曰奚而聽之亦謀於樵蘇假斧斤以伐之耳統曰有妖狐成群游于大苑之中嬲于金穴之內貪如鼫鼠矯若蒼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倏忽萬態莫定其形足蟠魍魅之域跡寄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往往攫要路而肆毒淫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闉張牙噬人而肝腦積為丘陵誠欲彎弓設網而廓清其妖厲則將何施而可隲曰曷重貨以要虞人為之期而屬之乎統曰有巨室於此良疇千畝百農耕之以堤堰為防以溝澮為溉時其耕耨力壯菑

畜家衆莫不飽焉一旦驟雨齧其壤洪流決其根禾黍之區槩為魚龍之澤農夫荷鋤而流嘆結笠而興哀家衆皇皇罹無以為養如欲修其疆扞其突培沃其土膏而優游于樂歲則詛之責乎隱曰此司畎畝者之任也統曰鷂之追雀也翱翔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鷂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鷂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鷂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因焉是鷂有捕雀之名而為捕蛛之實也公以為何如隱曰是雀之善避亦鷂之不審耳統曰公之所言事情

物理蓋莫不中矣然僕竊有疑焉國家則巨室也公其司畎畝者乎國家則山林也公其虞人乎其樵蘇乎今堤壞而莫之修也狐興而莫之誅也蠹盛而莫之伐也且舍豺狼而問狐狸釋蛇虺而治蟣蝨盜錐刀者必誅而竊泰阿者無罰則何以異于捕雀而得蛛哉

天職覆地職載有專職也日晝明月夜明有專明也造化猶爾而況人乎故目之明無弗見也若目而兩視則難乎其為明矣耳之聰無弗聞也若耳而兩聽則難乎其為聰矣手無弗能運也若左書

方而右畫圓則難乎成形矣足無弗能行也若一之西而一之東則難乎進步矣自用其身猶爾而況於用物乎故舟所以載也有以一人而乘兩舟者乎馬所以代步也有以一身而跨兩馬者乎用物猶爾而況於用人乎故兩家督非所以理家也兩相非所以理國也兩將非所以行師也故主一可以御不一主不一無以御一自身以達之天下一也

張子房佐沛公誅秦滅項平定天下積功為留侯語所親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于

良足矣願得捐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所親曰蓋聞之佐獵者分禽佐釀者嘗醴共其勞而不享其成者未之有也今子輔漢王成大業山河帶礪之盟牲血未燥也而子欲去之何獨不近于人情乎對曰非君所知也昔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乃召余且而問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箕圓五尺君曰獻之龜至再欲殺之再欲活之乃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
避刳腸之患令良亦宰路之龜也亦將有刳腸之
患亟去猶恐其不免也而况可栖栖於寵禄乎
范蠡佐越王勾踐成滅吳之功比其反也計然語
之曰子知莊生之言乎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
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
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
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乃其自為謀
也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腞楯猶案也之上聚

僂（棺槨也）之中則爲之夫爲蠡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其異何也今子于牢筴雕俎也將安從乎范蠡大悟辭越王而去之越王曰子留吾將與子分國不留且加誅妻子爲僇蠡曰君行制臣行意臣不留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乃環蠡所居會稽之地三百里以爲蠡封邑令世世無得侵詖者高之後此若漢之信越唐之長孫無忌皆甘爲雕俎之蟲者也留侯李泌則牢筴之蟲也

西祁子隱于石谷之陰結繩以爲樞累甕以爲牖

求草木之衣飯救藿之飯槁項高月氣氣如也北堀子過而問曰若是其憊乎何用力也西祁子曰惡乎力乎曰世俗之所貴者材也子能自材乎則庶幾免此矣西祁子曰吾以子為有治生之異術也而不知投我以附也子不聞莊周氏之言乎櫟社之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然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匠石過而不睨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商之丘有大木焉其陰可以芘千乘然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南伯子綦見之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吾方幸其為商丘櫟社之木也而子欲為楸栢桑與柤梨果蓏也不已過乎

諺曰獸惡網羅民惡其上故智者下人以梯福患者上人以梯禍何以明之昔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言于召康公曰晉之克也已實謀之徼我晉不戰矣是役也吾有三伐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召公以告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貪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不可久也磨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

入武子曰爕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至歸自周眀年為厲公所殺范文子遂知晉國之政以善終

收焚者或以鈎或以索或以𦡀盎或以䂂杓其用不同其于止火一也畬田者或以芟或以剗或以蘊祟或以焚燎其用不同其于治穢一也捕魚者或以釣或以網或以罩或以罯其用不同其于得魚一也適國者或以車或以騎或以舟或以步其用不同其于致逺一也治病者或以藥石或以針

從或以煩艾或以祈禱其所不同其于愈疾一也為政者或以威嚴或以豈弟或以簡靜或以精詳其用不一其于宜民一也然而各有適也各有權也反而應之未有能濟者也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侯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齊以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宋之野人耕而

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公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受子玉俱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子罕之不受玉非惡寶也以存寶也君子曰魯侯取徵于柳下季以欲存國也而不知失信之不可以存國也野人獻玉于子罕以其可貴也而不知喪寶之不足貴也修之終身而壞之一旦二子豈為之哉世之人小信尚不能持也況國事乎小物尚不知守廉也況重寶乎

牆有耳室有坑庭有冦門有虎此古今之通患也

幾事慎微兩諜貴密出此之口入彼之耳而姦人竊之先事宣泄措置未及而禍不旋踵此墻之有耳也袵席之好甚于腹心口舌之譛慘于戈戟以孽奪嫡以孽代宗愛憎易位而陷阱攸作此室之有坑也富貴之誘在前而溪壑之欲無厭機毒矣以伺隙挾利乘以窺便防其晝矣而宵乗之防其外矣而内乗之利之求也惟力是視此庭之有寇也以強食弱以小加大機智以為齒牙朋奸以為爪距飢則咆哮飽則躑躅細大之吞噬不遺而内外之行踪可斷此門之有虎也夫市耳可防而墻

耳不可防也野坑可避而室坑不可避也流寇可禦而庭寇不可禦也山虎可捕而門虎不可捕也有國有家者可無畏哉

今之人大抵皆賈道也有賈名者有賈位者有賈利者賈位與賈利者不足論矣若賈名以賈位賈名以賈利者則又有甚者焉談性命說天人而竊之弗遠其為之也以偽人之取之也亦以偽是交相為偽也昔大舜之誅四凶也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孔子之誅少正卯也曰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此義行則今之為偽者能逃於首戮乎

人臣事君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所謂私者曰貪利也曰貪位也曰貪生也貪利與位者不足言矣一有貪生之心則早夜圖惟兢兢自保勢在宦官則諛宦官勢在宮妾則諛宮妾勢在臺諫則諛臺諫平居則巧佞百出植黨樹援臨大事當大難則首鼠兩端惟以遠罪戾固寵祿而已此其於國家何賴焉如以其公也則君德之成敗即吾身之成敗社稷之安危即吾身之安危天下之理亂即吾身之理亂用人之枉直即吾身之枉直病手足乎病腹心乎病膚革乎病腠理乎孰非吾身者夜救

治療求所以愈之不然則去位可也殞身可也夫是之謂致身夫是之謂授命夫是之謂盡忠職業克修而後國家可安也如既不能正又不能去而徒號於人曰我欲為而不得我欲正而不可則將焉用彼相矣

民猶水也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民可使不亂不可使無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成湯之檢身如不及是也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秦政之淫刑以逞是也

兩奕相遇則勝負見兩射相遇則巧拙見兩衆臨

時則勤惰見兩士同學則愚智見兩官隣治則能否見善計者師人以自益不善者姤人以自病今有五錐於此銳者必先挫有五刀於此銛者必先缺故西施以美沉孟賁以勇發蘇秦以陰謀被誅吳起以善戰車裂離非以說難殞身李斯以明術棄市

鐘鼓管籥耳得之而喜妖容麗飾目得之而喜綺縠文繡體得之而喜奇珎異膳口得之而喜此人情也國以國養家以家養非過享也然其所以為之者有道也國君不能安國家長不能和家而惟

耽樂之從民有溝中之瘠而莫之知也家有向隅之悲而不之恤也神惡其淫人怨其僻難之作也容可違乎誠知歌舞之徵哭泣之招也珠玉之聚干戈之媒也宮室之壯麗道路之流離也服食之姣好聲名之醜惡也一時之侈泰無端之窮蹙也則將焉用彼為哉

飽而知人之饑渴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樂而知人之苦此之謂仁君也享鼎食之豐不知糟糠之未厭衣狐白之裘不知雨雪之為寒蔭廣廈之麗不知露居之不葆娛妃嬪之奉不知鰥寡之

無聊此之謂不仁君也仁者約己以裕人孜孜如不及也然而興隆由之矣不仁者損人以自奉亦孜孜如不及也然而喪敗由之矣

朋友之道四而通財不與焉善相勸也過相規也進相援也患相恤也此古之為友者也善相妬也過相訕也進相傾也患相快也此今之為友者也伐木之詩其古之道乎谷風之詩其今之道乎然管鮑之生知也張范之死友也王貢之彈冠也蕭朱之結綬也沒世而人稱之矣儀秦之鬬智也耳餘之交兵也欽若丁謂之相排也惠卿安石之反

噬也没世而人習之矣取友者當何所擇乎

心有思憶者忘其飢心有躁熱者忘其寒心有悲傷者忘其疾心有忿怒者忘其痛夫飢寒疾痛皆切身之患也而猶以偏心勝之况於有道心者乎故無驕心則可以忘富貴矣無羨心則可以忘貧賤矣無懼心則可以忘患難矣

虎豹之猛不可以升木雀鼠之利不可以穿石能有所限也鐵不可以為舟銅不可以為弩質有所拘也章甫之冠適於越則困陽阿之音引大木則戾用有所偏也瞽者不可以與文章之觀聾者不

可以辨繁奏之節性有所蔽也

恭我齋宗充自署其壁曰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幼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贄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贄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朴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寡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欲者

以為賢能不足者以為蠢拙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貪得乎故在官則朘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剥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兄弟懿親也是非公論也君子不以私滅公不以家事廢王事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存魯不得已也王安石進小人以行新法而其弟安禮非之韓絳附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非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非之史彌遠廢嫡亂政擅弄威福而弟彌堅非之此皆公義之不可掩者也乃若趙盾不討

赳穿春秋以為弒君王導不討王敦論者以為當賊是故下流之居清洪莫之滌也公議之犯至親莫之諱也

鄧林之木樹於培塿之立荊山之璞種於沙礫之場此不善生殖者也越人被髮而宋人資以章甫秦人介甲而魯人投以逢掖此不善隨俗者也齊王好竽而以鼓瑟干之吳王好劍而以詩書說之此不善遇主者也結繩之政欲以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欲以解平城之圍此不善濟時者也

蕭江生學于務虛子三年而辭歸送之曰子必勉

之鵲鳴未必吉而聞者喜烏鳴未必凶而聞者怒孔翠文鸞非必有益于人也而見者喜梟獍也鴞非必有損於人也而見者怒騶虞麒麟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喜魑魅貙貐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怒何則以其素也素善不與喜期而喜至矣素不善不與怒期而怒至矣惟人亦然仁如堯舜天下莫不願以為君忠如伊傅天下莫不願以為臣孝如參閔天下莫不願以為子聖如周孔天下莫不願以為師義　雷陳范張天下莫不願以為友反是則梟獍而　耳魑魅而已耳欲免怨怒得乎

有相國求為治之道其門下之客進言曰在任人在審術何謂任人曰治內治外克宅克俊各適其用而已猶之御車者也牛服則牛驂馬服則馬驂引重致遠不難矣如服牛而驂驥也則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何謂審術曰昔者有人欲之楚而北其轅者客告而反之其人曰吾馬良客曰馬雖良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客曰用雖多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客曰御雖善非楚之路也夫此數者愈善而去楚益遠故術不可不慎也相國曰諾敬聞命矣

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嘿不復歌漁人業漁蕩槳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鼾齁而聽已而稍有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二人謀所以為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掎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

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踣墜樓者隕樸樕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齊人有薄其骨肉親戚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寶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天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

之訓也故池井之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近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求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子之溺也而假救於越人越人雖善泅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也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君子之不為不善也以禮義之防嚴也小人之不為不善也以刑罰之禁重也貪夫不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非不愛珠也利在於保命也要子不冒魚腸之利刃而奪之金非不欲金也患在於捐軀也

楮翟之工不若漏隙之塞也甫田之藝不若園圃之治也貿販之數不若生殖之勤也境外之修不若閨門之飭也疏遠之交不若骨肉之篤也金湯之固不若蕭墻之謹也邊鄙之嚴不若朝廷之正也

非天時雖十尭不能冬生一穗土膏動而時雨降則一老圃可以藝十畝之園非尭拙而老圃智也得時與不得時也親戚不附雖賁育不能以威衆親戚附之則孱夫可以雄鄉里非賁育怯而孱夫勇也有助與無助也立丈木於山巔巍然尊也岑

横十仞而建層臺之下則塌然卑耳非丈木長而岑樓短也有位與無位也

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隂稼穡滋碩廩庾曰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竊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隂陽之和適寒温之節時未至不先既至不後則殖明於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木興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疏删草必盡地無隙

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經燥濕有節膚奴必
其私牛羊不亂其群雞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
殖錢貨取足於費衣食取足於養宫室器械取足
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
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鹽餉入理蠶織裳
服不粥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為功者
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
為

韓非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
直也紀綱法度則人君之椎鍛榜檠也所以平不

夷而矯不直也夏失而商用之商失而周用之世之治亂莫不由能用與不能用也如國有頗僻而不能平也國有奇衺而不能直也則將焉用君相為哉

愼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蛩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家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石閭子曰愼子可謂知勢而不知賢者也千將不以不

割而不利和璧不以不割而不良盜驪不以不御而不捷誠賢智也雖無埶也能不表見乎孔子不遇於春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孔子也孟子不遇於戰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孟子也猶謂之不足慕乎

凡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何心之禁明有進言之旌有敢諫之鼓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何言之禁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何事之禁故王道任德德行而姦止覇道任法法嚴而姦不勝

以言而求都匠則庸人與班倕無別也委之以九層之臺則巧拙見矣以言而求力士則庸人與烏獲無別也授之以千鈞之鼎則罷健效矣以言而求相國之材則庸人與伊旦無別也任之以謀王斷國之業則賢不肖見矣故盲子能欺人於寐而不能欺人於視喑夫能欺人於嘿而不能欺人於言

酸甘醎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庖人輕君而重宰尹矣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賢否是非不以理斷而決於

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臣矣夫羿尹之重以别味也非有及於味之外也樂正之重以辨聲也非有及於聲之外也惟寵人之重則倒上以為下反白以為黑國之亂亡無日矣

讀神農之書而不操耒耜則無所得食矣讀孫吳之書而不親戰陣則無所得功矣讀孔氏之書而不躬行仁義則無所得道矣故畝畝力作雖無神農之書可也摧堅陷陣雖無孫吳之書可也修德行義雖無孔氏之書可也

小病不治而求大病之無作不可得也微邪不禁

而求大邪之無侵不可得也小善不為而求大善之成名不可得也小財不節而求大財之能積不可得也夫治小病禁微邪為小善節小財此人情之所苦也而却大病遠大邪成大善積大財此人情之所樂也知者以所苦而易所樂愚者忘所樂而益所苦故慈母不以嬰兒之痛而廢剔首嚴師不以弟子之苦而廢禁邪良有司不以民萌之然而廢行法

或問於玄溟子曰世人好濁而子獨清世人好枉而子獨直世人好争而子獨讓世人好慕而子獨

仁庶民弗親君子弗信亦何利而為之玄滇子曰子知之乎鏡不以不照而不明劍不以不割而不銛其質定也火可滅而不能改炎水可壅而不能改下其性然也君子之守亦猶之矣不能善天下亦可善一鄉不能善一鄉亦可善一家不能善一家亦可善一身身苟善矣其於世之用也舍也同也異也毀也譽也吾何與哉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夫人不可以不求助也故士求其助為士者也

農求其助爲農者也工求其助爲工者也商求其助爲商者也皆所以相成也不惟是也天子求其助爲天下者也諸侯求其助爲國者也大夫求其助爲家者也求助而得助靡重不勝矣既其勝也我之力也人何爭焉自多而無助靡輕弗躓矣既其躓也則我之不力也人何尤焉

羊腸之車不敗而康莊之車則敗非康莊險于羊腸也羊腸戒而康莊不戒也龍門之舟不破而安流之舟則破非安流險于龍門也龍門戒而安流不戒也患難之塗不死而富貴之塗則死非富貴

危于患難也患難戒而富貴不戒也人能以行乎羊腸者行乎康莊則無敗車矣以行乎龍門者行乎安流則無破舟矣以行乎患難者行乎富貴則無死所矣

王氏[illegible]集卷之二十二

續說林六

稽龍𠮷林

漢武帝時多火患問于東方朔曰甚矣畢方之為厲也牲牷玉帛無日不數于山川鬼神而禱攸之灾日濫而不止當何道以禦之朔曰陛下之火亦多矣殆非畢方之為厲也禳禬奚益焉今土木之工不息而斧斤日尋于山林四望皆赭是為焚林之火日繕甲兵以資戰伐而良弓利刄輸輓不絕是為武庫之火郅都甯成之流播其毒謠曰肆誅

殛以張國威血流都市白骨成丘是為炮烙之火酎金之徵徧及侯王逮于庶職破家室以應威罰是為宗廟之火舟車之筭關門之征下析秋毫是為道路之火塩鐵間架計口而税望屋而科是為閭閻之火榷酒酤課壓縳橫取者無禁匿藏者重罰是為市井之火兹數火者撲之不能衰水之不能滅焦頭爛額不能救又况牲牷玉帛禳禬於無知之鬼神何足以紓解萬一乎為今日計者亟下尺一之詔布寬弛之令一切苛暴漁獵之政悉從蠲削舉循良之吏以代剥膚刺骨之徒如此而火

息不息者未之有也又何畢方之足虞哉
陳蕃負天下之望觸忤權倖數起數仆奮發不已
黃憲以書貽之曰仲舉無恙嘗聞破巢毀子則鳳
皇不遊于郊焚林剪枿則靈芝不產其域何則物
固擇所托也而況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
著遯尾之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緘頂濡首
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迹斯其判矣昔沮溺耦耕
丈人荷蓧非遺世也甯子如愚遽生可卷非忘君
也蓋不以時之不可而俛倖於其所難必耳仲舉
義高天下名震寰區有識之士無不願執鞭門下

者欲以滌君側之穢而成匡術之勳於仲舉何有哉但當是之時三先失明六合曀晦虎豹據於九關鬼蜮與於足下雖一二善類爲之羽翼其如張弧設阱者寔繁有徒哉憲恐聱未宣而吭已扼掌未運而肘先掣無尺寸之功而徒以身膏斧鉞非計之得者也夫操泰阿者可以專割挽大黄者可以服戎今皆制于匪人之手矣仲舉猶且柰何哉昔晉文返國而介推隱句踐滅吳而范蠡逃彼二子者豈不自倖其功名哉心誠有所創也今主無二君之明群小非二君之左右未然之圖非二子

二公之續而欽侁冀有一之偉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也且仲舉六閭平周公之勳而猶狼跋於二叔孔子之聖而卒無減于三家以今時勢抑又難矣雖有二聖之德而為一切廓清之舉殆未見其有成也況下此者乎仲舉誠乃心王室忠憤激烈不忍廟社之傾危亦豈無有荒遯海濱而待天下之清者乎如謂事望無忠愛之心即仲舉不以為然矣故愿也願仲舉之熟計之也蕃得書流涕乃為書答曰聚廬之林非鳥獸所棲而他棲者亦未必得生懸磯之淵非鱏魴所泳而徙泳者亦未必

不死何則患有所不得避也今天下弊矣社稷危
矣食土之毛誰非王臣而敢弗力乎蓄聞之拯溺
淵之患者無緩步扞批亢之鬬者無空拳今日之
患其為溺淵與批亢也大矣泄泄以從事心誠知
其不可也且士之處世亦在乎所遭何如耳比干
盡而剖心文王順而拘幽展禽和而魯黜子胥義
而吳劉仲尼聖而陳阨墨翟智而宋囚史蘇直而
晉屠屈平忠而楚流彼數聖賢者豈不欲潔身而
避患哉視二儀之不位則不以性命為惜痛元首
之不愉則不以髮膚為愛傷群生之失所則不以

事乎為戀奠在自內已志耳蕃今日之事竊詳之為父而逐虎知有父而不知虎之能噬人也為臣而驅貍知有田而不知貍之能反噬也薦脫者以為智乎以為不智乎則非蕃之所計也嗟乎权度愛我良厚獨不聞昔者蕭對薛生掃除之喻乎言之不踐生不如死藥石之投亦鐫之肺肝而已既而蕃在位疏救李雲疏抑近習疏止田獵疏理李膺等不一而足宦官益疾之如仇托事罷免無何攺代徵召為大尉秉政遂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難作執送黄門北寺獄臨死嘆曰嗟乎死可矣死

可矣獨何顏見吾叔度於地下哉
楚使子發將西伐蔡克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也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議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非先王之道也漢趙充國征先零羌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非愚臣所及此於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無代一時事以欺明主哉矣帝
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
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
然之夫由子發言之然則人臣不貴讓乎由克國
言之然則人臣貴不讓乎曰非此之謂也臣固以
寵利居成功子發之謂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克國
之謂也有子發之讓功而不以沽名有克國之居
功而不以徼寵斯善之善者也

馮道初事唐莊宗明宗篡莊宗遂事明宗明宗崩
繼壽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遂率百官迎潞王

以入而相之是為廢帝晉滅唐道遂事晉高祖繼事出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道又事周太祖道凡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榮遇或以問于安丘生曰嘗聞君子之樂亦多矣道通天地之為樂學貫古今之為樂參贊化育之為樂此其上也俯仰無愧之為樂功定社稷之為樂渾加生民之為樂則其次也守節殉義之為樂謹言信行之為樂爵祿不汙之為樂壽考令終

之爲樂抑又其次也今夫長樂老之樂何也安主生曰斯殆曹商之徒與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夫此一馮道也亙君事讎不啻狗彘倡優厮養猶耻言之而乃自叙平生熟階官爵以爲寵榮則何以異於舐痔多車而以誇

于人人者哉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惟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其過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古人有言曰大夫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家諸侯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國天子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天下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皆有弼也所以輔也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求其輔之謂也

今之人惡逆耳之言而甘佞人之諛陷于危亡而
莫之悟也其視晏子何如哉
許衡趙孟頫虞集負蓋世之名皆所謂豪傑之士
也而接踵仕元君子以為深恥若孟頫則宋之宗
室也世食其祿乃其身亦以廕補職矣而不耻為
之則尤可異焉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者也故君而華也則仕華君而夷也則仕夷食
土之毛誰非王臣子何過之深乎曰子不聞夙沙
釐之事乎昔晉使中行穆子克鼓令鼓人各復其
所夙沙釐者鼓子之臣也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吾
實邊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
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
晉之鼓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穆子乃聽之行既
獻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夫
三子者則宋之產非元之產也使知夙沙釐之義
也元其不以廢錮困者廢三子哉
縲絏牀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
曰桀以醉亡天下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
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豈惟裘哉石晉

子曰醉之為禍大矣然有酒而醉者有不酒而醉者紂以酒池亡子反以酣飲殺此酒而醉者也齊桓公醉于豎刀易牙燕王噲醉於子之楚平王醉于費無極吳夫差醉於宰嚭秦二世醉于趙高叔孫醉於豎牛此不酒而醉者也

蔡京館客張觷初入館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可以脫死京置酒求教答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收拾人才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京淚下乃收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為急崇尚虛無

爲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是京於黌之言卒亦未之用也及朝綱大壞惡貫滿盈帝始納言官之疏而勒令致仕連加貶竄客死潭州其子攸儵伏誅絛流白州而死餘子及孫皆分徙遠惡郡是黌教習走亦未有濟也於乎後之爲相者不勝貪得窮兕以逞意謂禍在社稷未及身當之也不思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彼以豐產殖貨爲足以貽其子孫斯亦不知之甚矣

漢成帝嬖幸趙合德董賢荒怠政事匡衡進諫曰

闑闈之中萬化攸始輦轂之下表則所先不可不
慎也昔趙成王貴寵建信君客見王曰臣聞王之
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
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
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
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客曰買馬而善何
補于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
無危於國客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
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國舉錯非也
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王不待工而與建

信君何也趙王不之應也客曰燕郭之間有所謂
桑雍王知之乎夫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
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醉昏而求所欲於
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
趙王不納國以大亂今董賢者建信君也而婕妤
則紀姬也斯所謂桑雍也以之干政不亦危乎
柳子厚閎深辨博工於文詞其於忠邪直枉之分
宜辨之審矣今觀其文漁人智伯之對刺貪利而
亡國者也哀溺招買之文刺貪利而亡身者也李
赤之傳刺狂誕而不令終者也河間之傳刺矯情

而敗節者也弔萇弘之文美以身殉國者也斬曲
几之文賤曲躬媚人者也此非柳子之私言也聖
賢之遺言也乃若答問之篇乞巧之賦有餘悲焉
起廢之答愚溪之對有深憾焉豈所謂憤悱而不
怨者耶至於弔屈原以自況而不知其去國非原
也贊伊尹就桀以自況而不知叔文之不可與有
為也贊梁丘據以自況而不知立朝之節非晏子
也又若梁商之說導人以利也咸宜之論啓人以
倖也率皆矯飾之言誰其聽之蓋其始也比之匪
人不免濡首之厲宜噬臍無及矣曾是不悔乃于

叔文之死盛為稱譽以志其墓雖云報知己之德其如是非之公何哉他所褒刺即有合於道要亦非由衷之言也

楚懷王愛屈原而不能用屈原上官大夫蔽之也燕王噲賢荀卿而不能用荀卿子之蔽之也秦始皇慕韓非而不能用韓非李斯蔽之也漢文帝慕賈誼而不能用賈誼絳灌蔽之也武帝慕司馬相如而不能用相如公孫弘田蚡蔽之也魏武帝慕荀彧而不能用荀彧司馬懿蔽之也曰然則以數子之才無以自見乎曰盧綏雖善醫不能自彈也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復也何獨于數子而疑之
求道君荒娛廢政刑罰失中賦役繁重百姓怨讟
而日事祈禱以徼冥福李伯紀私于所知曰昔齊
景公病疥且瘧使史固與祝佗數禱于山川宗廟
無不備物而病滋甚乃諉於晏子欲殺二祝以說
於上帝晏子曰不可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踈輔
而遠拂近臣嘿遠臣瘖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百
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
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顧君察之也景公乃不誅祝史而專任晏子以修其政國治而君亦不病今下無晏子之忠而君非景公之悟宰輔從君於昏而金帛日空于鬼事矯誣上天欲以徼福不亦難乎

唐太宗信任魏徵諫行言聽以致太平之治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及徵死而入讒人之言停昏仆碑無復顧惜此君之負臣者也周世宗用宋太祖為殿前都點檢管領親軍四出征伐蓋以心膂股肱寄之矣恭帝以幼冲嗣位乃偽稱遼師之入而出兵陳橋遂以變告

而篡其國此臣之負君者也荀卿嘗言非其人而
教之齎盜粮而藉寇兵也乃盡以其學授李斯而
斯之得志盡背其教此弟子之負師者也鄭玄學
於馬融業成辭歸融心忌焉令人追而殺之非玄
先覺潛於橋下以屐據水則不免矣此師之忌弟
子者也夫君臣師弟人之大倫也心相許也道相
成也而若是乎其不終也其如名教何哉
或曰桀有伊尹龍逢而身焚於南巢紂有箕子比
干而首懸于太白楚有伍舉左史倚相芊尹子革
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

王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滅國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曰奚然哉五穀之所以能養生者為其熟而食之也不食雖廩庾紅腐無救于死也布帛之所以能御寒者為其製而服之也不服雖篋笥充積無救于寒也忠賢之所以能存國者為其信而任之也不任雖在朝濟濟無救于亡也若夫儲百寮之在而不資道德之實是猶懸黃金為人而列于朝

也金錐貴何益哉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失道與公相失而泣道寖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得國舉兵伐原而下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石閭子曰文公可謂能用人矣夫不負於患難者可與共安平不負於道路者可與共朝廷不負于簞食豆羹者可與共千乘之國文公可謂能用人矣

管仲覇者之佐於相道未之有聞也故縷縷陳說

一皆富國強兵之術間舉仁義為言亦徒竊其緒餘耳其首告桓公也曰始於愛民重於安民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矣而終之以作內政寄軍令欲欺諸侯之不知而速得志於天下善為國者固如是乎且政莫大於尊公室抑私門而仲之為政也乃制國二十一鄉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是臣與君分國也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是臣與君分軍也他日仲之言曰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

齊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兩之且不可況三之乎私門並於公室而敵禍不在齊君上下陵夷主威不振厥後田氏之篡齊非仲之始禍乎故齊以仲霸亦以仲亡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奔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君子曰國之有誹怨也猶醫之有針石也針石必憏於膚而可以已病誹怨必逆於耳而可以止亂諱疾而却針石是棄其身也諱過而禁誹怨是棄其國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此厲王之所以亡也

樹木繁其枝而桑雍蝕其中日月暉於外而其賊在於內左右諛佞宦官宮妾皆君之蚤雍與日月之賊也桀之亡也以靡來妲巳紂之亡也以崇侯

姝喜此皆不保首領者也周之幽王晉之獻公固不保其妻子者也乃若春申呂之事尤可異焉春申君正妻生子甲有愛妾曰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固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死君復幸於左右者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裏以視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發甲也夫人孰不愛其妻子乎亦孰不愛其首領乎至以妖佞之故而棄於一旦可悲孰甚焉夫二八登而時雍之化以成十亂用而郟鄏之兆以定君臣相遇無間然矣自餘有君而無臣則悲其君有臣而無君則悲其臣甚哉上下之交之難也然臣不能用君納牖遇巷蓋千百之一二矣君能用臣轉移化導猶之反掌云耳故向摯不敬于商而興王于周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于唐王陵楚將也而佐命於漢高蕭

周臣也而盡忠于宋祖故曰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勝奕所用敗奕之棋也

于肅愍之誅也徐有貞力贊之既而籍其家惟上所賞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物陳汝言代為兵部尚書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籍汝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耶于謙權重且任事日久寧有是耶先是汝言嘗迎駕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聲曰廄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蓋

諷之也
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汰
斥殆盡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能
不急之務功德于吾民至厚然尚有禁革未盡者
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
患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褲以蔽形
也今而為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
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固善得無
難於行乎生曰雖生亦以為難行也凡公之禁令
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稍

弛一切厲禁以令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自
事者不量可否賓興筵宴則節樂人牌坊則節曆
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輿皂則節
閘壩碶堰夫則節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
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宮府事關官寺事
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噤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
吷而緦小功之察也
布政使豐公慶鄞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
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
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

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威風振於郡邑一日行部
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其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
白金為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
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
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
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
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
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
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
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

官之師法乎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劾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　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　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閱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劾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有賞賜也而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徵於翰益信嘗聞諸吳人

曰翰為子則不孝為兄弟則不友暴横鄉里人莫敢嬰其鋒其被誅戮豈非天道乎

清溪倪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尚書與光禄鴻臚導引光禄鴻臚官習儀以亟雖名前導恒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状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日中不便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尚書連日不朝得無以導引之故有介于中乎朕不以此寘懷可令之即出公乃出朝參視事如故

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且至改刑章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　也乃謀於內閣欲改南都以避罪過內閣聽之推以南吏部尚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內侍以請上曰六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內侍以語公公復求內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姓在焉久祿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沉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庶於事體為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內侍請曰

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爲未可者須微示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來何言遠乎上曰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李用焉公至則獨持風裁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詣之曰此當屬科道請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爲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不法聽諸君舉奏不敢慫恨若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闕仕路穪肅

淸焉

石菴蔣公瑶爲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秉輿供御及宦寺宫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筭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横歛以爲媚悦自衣青布袍束黄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横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誶所䙰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直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僉庵梁公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檢矍然布素也爲杭州守郡以繁冨稱於天下蓋衆所欲染指者也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帕以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則公同里也嫌公易之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銓曹察其非實竟移雲南公居之晏如曰御史言固當即譴死無恨矣凡

入民課金輒令納户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
得高下其手凡往来傳置諸所饋遺即米蔬柴炭
也為户部尚書寅緣請寄一切謝絶數令親信察
市價低昂攬户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時
相來嘉張大傅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於
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粮草當辦則應曰已
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頗輕之謂
其中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
固若是辦乎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
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

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問即諷誦之以為常凡所用煤炭米蔬率於廛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乃其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而課其直積有奇羨則市酒肴啖公公舉手相勞苦竟不問其所從也朝紳方仰之如山斗而竟以不能媚諛未耄懸輿至於今亦未有章顯之者豈所謂不容然後見君子耶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

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大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卌操觚不勝其慄輙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從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即此一事令之閣老寧若是耶第衆議以為韓玟岳之欵去瑾也而東陽泄其謀劉健謝遷之欲去瑾也而東陽噤無語瑾之創造玄真觀也

而東陽為之碑遂以為甘心附瑾并其他美而没之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

徐有貞初名珵　英廟北狩首建遷都之議朝論不與　景帝因甚薄之浮沉不振因改名有貞幸帝不察以希進用時于肅愍謙當國尊寵有貞極其承敬謙亦重其才會國子祭酒闕帝問誰可者謙以有貞薦帝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謙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有貞乃營求治河之役驟升都御史然銜帝與謙者深英時帝下易儲之議謙方在危疑而帝意甚果與

朝順之議亦無如之何自是常怏怏不樂語人曰
疏請骸骨不蒙放免只有一腔血報朝廷耳景泰
七年正月帝不豫七日不朝謙乃具疏請復憲
宗東宫監國請太上皇入内會九卿聯署期以御
朝上疏付禮部尚書姚夔所時正月十四日也無
何事泄有貞覘知之以曹吉祥居中石亨張軏握
兵用事且不慊於帝密以奪門迎駕意告之遂歃
血定盟十六日昏夜舉事潛納外兵布滿禁内于
時非有天幸一或變動禍且不測十七日　英廟
復辟諸學士草詔有貞獨不署上問故有貞乃別

出詔章有云豈其監國之人遂攘當宁之位蓋謂
景帝為篡也有貞之於　景帝豈不受其官不
食其祿者乎于時有貞遂升兵部尚書大學士掌
機務已又封武功伯與曹石日夜媒孼譖與王文
諸人必欲甘心焉乃以欲迎襄藩為詞時都御史
蕭維禎恨譖沮抑乘機奏譖謀反當族上持之不
下有貞曰此曹不正典刑則今日之舉為無名上
意乃决既赴東市譖言前日内外軍馬悉在掌握
不反今日一歷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發時風
霾為變只尺不辨上尋悔焉既而三人自以為功

大張威福驟興大獄勢焰赫然天下寒心上心厭之三人自爭權寵力肆觝排有貞下獄謫授廣東參政曹石猶羅織不已謂有貞之封上令自擇而武功實曹操始封操卒傾漢室有貞明有異志又有貞自撰誥詞有纘禹神功之語既爲華蓋殿大學士又自署掌文淵閣皆非人臣所宜有遂安置金齒爲民併削其子爵　憲宗嗣極首復謙官制詞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蓋傷之也後吳中士人屢有論著卒右徐而左于曰主易儲者謙錮南宮者謙欲迎襄藩者謙謙之戮實曹石爲

之非有貞也有貞有安社稷之功惜未大白耳於
乎異哉言乎夫以其子為天子　景帝之大欲存
馬而謂讒能止之乎既主易儲而又請復儲誰將
聽乎如其然　憲宗宜深銜之而何忠之憐之乎
且殺讒者皆有貞也而委之曹石將誰欺乎有貞
以不悅於　景帝改名而乃謂登第後改名乎夫
以奪門迎駕為安社稷之大功而卻門庭百萬之
胡虜還沙漠播遷之乘輿反謂之無功乎時大學
士李賢奏對曰　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
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詎不合辭以請何必奪門

于時幸賴陛下洪福以濟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將寘陛下於何地此此輩不過貪圖富貴非為社稷計也此斷案也至有貞悔馬士權之昏其無行亦甚矣議者不察妄肆雌黃之口而沒是非之實豈所謂君子不黨乎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扣馬以故諭之父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中國為君

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未
與也先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以理喻也先
曰爾毋某年来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
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乃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
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
其妹欲進御　英廟問於官童官童曰焉有中國
萬乘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
情乃紿之曰爾妹誠所願納但不當野合待朕還
中國以禮聘迎其可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
寢復却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媵當併以為嬪御也

竟益加敬焉既而官童歸自也先所繫錦衣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胡否功成爵以侯對曰能之賜易新衣致之石營石曰吳先生來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臠肉直撞入達闥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番語云我某村人也我母有病入城買少肉啖之執我何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我固不言言之我君必見殺我聞中國檄召四方兵至矣其日潛至某地勸老營爾尚守此何為行當出戰恐彼此不相

及也虜聞言始有退意耳乃以火器擊之而圍遂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人謂官童三寸舌勝於十萬之師遠矣乃其郤胡女之昏正也先相見之禮為中國天子重又不當以細人目之也

天順間有楊塤者漆工也人稱絕藝時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掌北鎮撫司權傾中外意悖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常侍上左右得以進言恐不利於己圖逐去之乃捃摭彬數事奏之因以撼賢彬遂下獄拷訊皆楚莫能自白塤憤然曰朝廷設

科道欲其理究納忠璡今若此乃爾默默乎肯不忍見璡所為乃上疏論救璡作擒埴下獄逼使之供為李閣老所嗾埴懼將死於獄無以自明乃誑璡曰此實李教我作獄中招辭無人為證不若會請多官廷鞫我誦言之則李無復辭矣璡然之明日如其言奏上會衆鞫於午門前邀李出閣聽對埴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我市井人也何得見李閣老實門指揮教我曰汝不言李若死埴乃今死矣璡失色無言於是李得不摇表亦從輕而埴竟究於獄於乎埴一小人也而能

明枉直之途白國家之大奸視彼言官執權擾要徉徉作威福乃甘為不鳴之仗馬寧不愧死乎

蕭山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既而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有歷年所積俸貲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郎者塟而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于其人不敢復言將有子婿從于官舍乃如其輕重款識為之

僞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而歸先出僞銀令銀工碎之則僞也公意部司之弊歎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僞也銀工私於倉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倉頭以告公戒之曰慎毋洩也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懼乎已而刑曹郎升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稍有露其事者辰州入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公乃駭曰君

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韙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也迄不受比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屩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畯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墠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皇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太宰屠襄惠公滽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息頓顙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白而

欲柰之適與意會汝何為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啓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矣其人頓首而退歸啓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券則須徙吾惸惸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安

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劵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貫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劵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定九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令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欸以飲食為之惆悵而遣之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偷御史不見匍伏堦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臣聞不輕謁官府謁則秪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盍姑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

欲其稱也迄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
弔也公欲警之於其来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
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
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
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
長而介㮣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
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
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
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正德六年流賊趙風子入汶陽前大學士焦芳僅

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𣗳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牧尚書家在城中引衆去之夫均一大臣也芳不能保其墳墓而文升乃能庇其鄉里人其可不自立哉